



小说家的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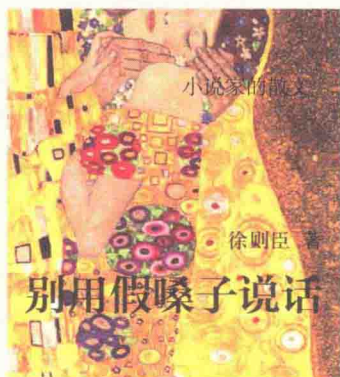
徐则臣 著

别用假嗓子说话

徐则臣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小说家的散文

徐则臣 著

别用假嗓子说话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用假嗓子说话/徐则臣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5.1

(小说家的散文)

ISBN 978-7-5559-0166-2

I.①别… II.①徐…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6515 号

选题策划 陈 静 杨 莉
责任编辑 陈 静
责任校对 俞 芸
书籍设计 刘运来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7 000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 作者简介

徐则臣，作家，1978 年生于江苏东海。著有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夜火车》《午夜之门》、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人间烟火》《居延》、随笔集《把大师挂在嘴上》《到世界去》等多部。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德、韩、英、荷、日、意、俄、法、蒙等语。

目录

辑一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3

小博物馆之歌

7

世界和平与葫芦丝

11

我之所从来

16

放牛记

25

贵人

31

我的三十岁

35

进北大记

45

兄弟在我们北大的时候
——序《兄弟我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

49

生活在北京

69

中关村的麻辣烫

75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86

一个知识分子的死

90

“春晚”与除夕夜

94

露天电影

100

出走、火车和到世界去

104

凤凰男

115

不想当大师的士兵不是好运动员

118

盐不荒心慌

121

没魂走不远

辑二 我为什么喜欢凡·高

129

教堂

137

镇与小镇

147

哲学课

152

烟幕弹放多了

156

阿姆斯特丹和我们的历史

160

我为什么喜欢凡·高

164

上林赋

171

恍惚文登是故乡

177

从丹江口进入日常生活

183

汤阴行

188

鬼城记

193

在腊月里想起增城

辑三 在北京想象中国

199

大师即传统

203

在北京想象中国

209

别用假嗓子说话

215

“不等人”的新人之书

219

《通往乌托邦的旅程》自序

222

《我看见的脸》自序

225

我所见闻的中国文学在英国

230



局限与创造

234



小说的边界与故事的黄昏

239



我的“外国文学”之路及相关问题

257



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写作

264



J. 贝恩勒夫与《恍惚》

270



与大卫·米切尔对话

辑一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小博物馆之歌

在国内旅行几乎有了固定的程式,无非是到一个地方看看好景,吃吃好饭;高雅点的,听听戏,拜访几个名人;皆立此存照,然后打道回府,把吃的、看的、玩的与人津津乐道。到国外大抵也如此,不过常要多出一道:逛各种博物馆。很难想象到了巴黎不去趟罗浮宫,也很难相信在纽约转了几天想不起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到了阿姆斯特丹不要看看荷兰国立博物馆;就算附庸风雅一下也得去转一圈。我没跟过国外的旅行团,不太清楚游玩的细则,但据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博物馆多半要列为项目之一。理由非常简单:了解一个国家和城市,看一遍生活和艺术的老物件,比多么舌绽莲花的导游解说都直观和有效。

这么简单的理由无须解释。即便从最功利的角度看,花一张门票钱就把人家几百上千年的好东西饱览一遍,无论如何也是笔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何况有些博物馆连门票都免了。反正这买卖

我喜欢做,到哪去先查该地博物馆的地址和开放时间,看完了再干别的。大都市的看,小城市的也看,最后连几十号人的小镇上的博物馆也看了。多少次看下来,反倒觉得那些声名显赫的大博物馆没啥可说的,它们的藏品举世皆知,人人都能如数家珍;倒是那些不起眼的小馆子,看起来别有风味,你想象不到的老古董正经八百地摆在那里。因为地方小,因为生活琐碎,历史在这样的小博物馆里变得如此家常和亲切,仿佛另有一个微观的历史学存活在这里。

某年秋,天降冷雨,我去美国中部的一个小镇上看稀奇。镇上居住着欧洲某地过来的移民,子孙依然保持着先民的古风,讲环保,坚决抵制工业化,能手工的决不机械,他们喂马、劈柴,种植粮食和蔬菜,吃不了的拿出来在集市上卖,连同他们自制的手工艺品,他们把能见到的工业化的边角料都转化成艺术。那天我在集市上看到成堆的粮食、南瓜,还有铁丝、钢片做成的小小的飞禽走兽。他们在雨中弹吉他唱歌。镇子很小,还不如中国一个像样的村子大,我在集市中间一扭头,看见一个博物馆。三间屋大,暖气充足,我完全是抱着取暖的形而下目的钻了进去。在当时,那是有生以来我见过的最小博物馆,我想充分地暖和过来,不得不把每件藏品都看得很仔细。这三间房子完全纠正了我的宏大的“博物馆想象”。

这里和国家无关,和民族无关,和全球化更没关系,只和本镇

的历史有关。从第一批来此定居的欧洲移民开始,他们的衣着、食物、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他们的风俗、秩序,他们的照片,一百多年前的烟斗、挖耳勺、餐叉和打猎穿的露了脚指头的皮靴子,本镇的第一台印报机,镇上名门望族的详细家谱,并配以每一代人的画像和照片,本镇的发明家、画家、学问家及其作品,历次战争中本镇的烈士、英雄和照片,最古老的顶针和戒指,等等,分门别类。

我从没见过如此琐碎、细小、脱离宏大叙事的博物馆。我们想象中的博物馆首先要“博”,地方要大,存的东西也得大,要事关天下苍生,要关乎宇宙洪荒,否则都拿不出手,难为情。但这个小镇博物馆就胆敢堂皇地把一切“旧”东西摆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这小镇多少年来就是这么一针一线地过来的。经过的就是历史,这是我们之“所从来”。我在盯着某张照片旁边的说明看,一个当地人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他对这里所有掌故都门儿清。他很自信,对我跷着大拇指。我没麻烦他,我知道我一定什么都知道。

几年后,我在故乡和朋友聊天,想起了这个人。我对他肃然起敬,这是个有“出处”的人。当时我和朋友说到故乡的物产和历史,我突然蒙了,我对故乡竟然知之如此之少,很多地方经不起别人的追问和推敲。即便有所涉猎的,也不过囫囵其大概,离深入和理解相距遥远。和那个人比,我在故乡成了一个没有“出处”的

人。我离开故乡，飘在外面的世界上，从此也就断了和故乡连着的根。反过来说，我就是生老于故乡，就一定能成为有“出处”的人？未必，更大的可能是，我是个生活在故乡的“异乡人”。我很难像那个人一样跷起自信的大拇指——我们的历史风流云散，被日常生活消磨殆尽；我们没有什么博物馆，哪怕一间屋大的地方。

事实上，这几年我断断续续看了很多国外的小博物馆，小城市里的，小镇上的。东西未必有多好，有多古旧和微言大义，尤其像美国这样历史短少的国家，不少小镇仅有几十年历史，但他们愿意辟出一块地方，隆重地收藏、纪念和展示出来。几十年也是历史，几十年也得保存好来路和出处。

有一回和故乡主管文化的领导吃饭，我在饭桌无数次提到小博物馆，我想他肯定已经被我搞烦了，他一再说，再考虑考虑，再考虑考虑。事实很可能永远被“考虑”。因为“咱们泱泱大国，历史长得能让洋鬼子背过气去，弄间屋装那百十年的小玩意儿，谁好意思？犯不上”。

2011 - 11 - 27，知春里

世界和平与葫芦丝

汉字很奇怪,你问天下是否太平时,我觉得这问题与我息息相关;你若问世界是否和平,我觉得它离我很远;好像天下比世界小,好像天下围在你身边而世界必定远隔重洋。基于对汉字的偏狭理解和日常生活中的错觉,在谈论我们的生活是否面临动荡和威胁时,我会给出两个不同的答案:天下太平,因为我的生活目前比较安稳;而千里万里之外的世界,和平正在经受考验,反动和杀戮每天进行。谈论后者,我常常觉得“世界”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从各种新闻报道中得知,哪里打起来了,哪里也打起来了,哪里还要继续打下去;作为“和平”对立面的“打”字,于我大多时候只是一条讯息,看完就完了。对很多人来说,现世安稳,每天在日常生活的忙碌里奔波,别人的战争与和平其实就会变得很抽象;死亡抽象,伤痛抽象,数字和毁灭也抽象,因为我们无暇他顾,因为我们不在现场,因为我们没有切肤之痛。说句“政治”十分不正确的